

光華文史文獻研究叢書

章培恒 陳廣宏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玉臺新詠彙校

吳冠文 談蓓芳 章培恒 彙校



《光華文史文獻研究叢書》序

章培恒 陳廣宏

中國古代文史——這裏是就其廣義的概念而言——的研究必須以盡可能豐富的、可靠的文獻為依據；現代文史的研究當然同樣如此。這已是文史研究者的常識，但同時又是努力的目標；而不是已然存在的普遍的風氣。

這種現象的造成，固然有研究者的主觀上的原因，但也有客觀條件的限制：大量基礎性的文獻匯輯、整理、研究的工作尚未進行，許多課題的研究者都像處於特殊困境的鋼鐵工人，得自己去尋礦開採，這又如何受得了？

我們所在的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輯這套叢書的目的，就是想為某些文史研究免去一點尋礦開採之勞。所收書籍的類型和性質不拘一格，但都服從於這一目的。我們不敢保證這些書在內容上一無瑕疵，但却敢於保證其必然出於嚴肅、認真的工作態度，而且其在學術上的價值必然遠遠大於其或有的失誤。

除個別特殊情況外，這套叢書的作者都是正在或曾在本研究所在職（含兼職）的教學、研究人員，參與相關科研工作的博士後，從事學習的研究生；其所以以「光華」作為叢書之名，只是因為我們的研究所處於復旦大學光華樓中，而絕不是自詡叢書本身有什麼光華。其實，我們所希冀的倒是

成爲暗黑厚實、能爲花卉提供養分的泥土。

限於我們的能力和各種條件，叢書的規模絕不會大；它將以同樣的版式在也許不相同的出版社陸續出版。

我們的研究所是在教育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簡稱古委會）的指導和大力支持下逐步成長起來的，收在本叢書中的絕大多數著作的研究經費都來自古委會的資助。藉本叢書出版的機會，謹在此表示我們的衷心感謝。同時，我們也真誠地感謝興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楊東先生所給予我們的無私贊助，使我們得以開始出版這套叢書。

序*

章培恒

《玉臺新詠》是我國文學遺產中的瑰寶之一。然而，不僅它的高度藝術價值還有待於進一步闡發，就連其編者、編纂時間和版本優劣等問題也有必要重加探討。我們認為：《玉臺新詠》是張麗華在陳代所編；傳世諸本中，嘉靖鄭玄撫本雖已經過後人改動，但在保存原本面貌上仍最值得重視；五雲溪館銅活字本及馮班抄本也有若干保存原貌之處，倘與鄭玄撫本互參，尚可使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僅僅是接近——《玉臺新詠》的本來面目；至于長期來被認為《玉臺新詠》最佳之本的崇禎趙均刻本，則頗有弄虛作假之處，連其卷末的陳玉父《後敘》也非它的底本原有，而是從他處勦襲而得。我們之作此書，就是爲了闡明這些看法。書中各篇，除《淺談〈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外，都是直接或間接地爲論證這一系列問題而作；《淺談〈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則是因本書的《玉臺新詠》爲張麗華所「撰錄」攷《曾徵引了《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攷慮到這並不是中國的研究者都很熟悉的書，故特請孫猛先生撰寫的。

對本課題的研究及成書後的出版都有賴於教育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資助。藉本書出版之機，謹表示我們的衷心感謝。在成書的過程中，多蒙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等有關部門的諸位女士、先生賜予幫助，又蒙孫猛先生接受我們的請求而寫

作上述文章，謹在此一併致謝。

* 此《序》係章培恒老師生前於二〇〇五年為全國高校古委會重點資助項目「《玉臺新詠》與女性文學研究」課題結項成果《〈玉臺新詠〉新論與彙校》所撰。其時《〈玉臺新詠〉新論與彙校》「新論」部分收章培恒老師《〈玉臺新詠〉為張麗華所「撰錄」攷》、談蓓芳教授《〈玉臺新詠〉版本考》和《〈玉臺新詠〉選錄標準所體現的女性文學特色》、孫猛教授《淺談〈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及吳冠文〈關於今本〈大唐新語〉的真偽問題〉五篇論文》、「彙校」部分以嘉靖鄭玄撫本為底本，僅參校了明五雲溪館銅活字本、崇禎二年馮班抄本及崇禎六年趙均刻本。二〇〇五年「《玉臺新詠》與女性文學研究」課題結項至今，我們關於《玉臺新詠》的研究及彙校不斷深入和充實，其間「新論」部分又分別撰寫了相關論文七篇，「彙校」部分的參校本又增加了清翁心存抄本《玉臺新詠》及《漢書》、《文選》、《藝文類聚》等史書、總集、類書共十餘種。鑒於「新論」和「彙校」的篇幅與體例等問題，章老師生前決定原項目成果分成《玉臺新詠新論》和《玉臺新詠彙校》兩書獨立出版。章培恒老師離世前雖未及對原《序》作修改，但即將出版的上述兩書主旨均已包含在該《序》中，現原文表之于前，以紀念我們尊敬的章老師。關於《彙校》需補充的說明則在本書《後記》中概述。

校勘凡例

一、《玉臺新詠》版本之現存於世者雖衆，大別之則爲兩系。其一爲明嘉靖十九年鄭玄撫刊本（以下簡稱鄭本），後於此者有萬曆七年茅元禎刻本，與之同系，又有嘉靖二十二年楊玄鑰刻本、天啓二年沈逢春刻本等，則與之大同小異。其二爲明五雲溪館銅活字本（以下簡稱活字本），與之同出一系者以明崇禎二年馮班抄本、崇禎六年趙均刻本、清翁心存抄本（以下簡稱馮抄本、趙本、翁抄本）爲最要。昔人惑以趙均之作偽，以鄭玄撫本爲後人增竄之「俗本」，而以趙本爲出於宋刊，合於《玉臺》原貌之善本。《玉臺新詠新論》所收《玉臺新詠版本考》已詳論之矣。至鄭本多於活字本及馮抄本、趙本、翁抄本之各篇，不僅無以證明其爲竄入，且有顯係《玉臺》原本所有者。其文字及作者題署之可正此四《玉臺》本之譌者亦自不乏。故鄭本於傳世《玉臺》諸本中殊足重視。今即以之爲校點底本，并予影印，而校以活字本、馮抄本、趙本、翁抄本《玉臺》，以及唐寫本《玉臺新詠》殘卷（以下簡稱唐寫本）、《漢書》、《說苑》、《文選》、《北堂書鈔》（以下簡稱《書鈔》）、《藝文類聚》（以下簡稱《類聚》）、《初學記》、《白氏六帖》（以下簡稱《白帖》）、《事類賦》、《太平御覽》（以下簡稱《御覽》）、《晏元獻公類要》（以下簡稱《類要》）、《樂府詩集》等史書、總集、類書等。標點符號及爲校勘而設之校記號碼皆置於影印件上。

二、鄭本凡《玉臺新詠》(署徐陵編)十卷、《玉臺新詠續編》(方敬明輯)五卷，今之影印校點者僅正編十卷，而其卷首所列「名家世序」係合正編、續編作者而成，故亦一併影印，以供參考。

三、《玉臺》諸本所收作家、作品及順序頗有歧異，卷首目錄之樣式亦不相侔，故於各卷卷首目錄之校記中皆列表以明之，用清眉目；復於正文校記中一一注明，以便檢覈。

四、《玉臺》諸本各詩題目、署名、正文具體排列方式差異較大，頗能顯示各本版式特征及諸本間關係，校記中對此類版式特征予以具體描述，以便比較。

五、底本俗字較多，校記中除必要者保留外，不復照寫，如「相怨怒之怨」，徑寫作「怨」，亦不一一說明。

六、底本及校本中之俗字及常見之誤字而無大關係者(如「帽」作「帽」、從「衣」之字誤從「示」之類)，一般不出校；其能顯示《玉臺》諸本中某一版本之特色者，則於其初見時出校，慮及總集、類書等諸書性質，且限於校記篇幅，總集、類書等此類異文從略。

七、兩抄本偶有塗改，馮抄本塗改處或蓋「宋本」印章(似為表示其所改之字係宋本原貌)，或不蓋「宋本」印，或在蓋「宋本」印後再予塗改者，校勘記中均予注明，以供研究。

八、校記中參校本出現順序依次為：唐寫本、四《玉臺》本、總集和類書等其他參校本。其中四《玉臺》本以刊刻或抄寫時間為序，依次為活字本、馮抄本、趙本、翁抄本；總集、類書等以成書時間為序，依次為《文選》(韓國一九八三年影印奎章閣所藏六臣注本，個別文字參校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影印《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書鈔》(光緒十四年南海孔廣陶三

十有三萬卷堂校注陶宗儀傳鈔宋本，清華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影印《唐代四大類書》收）、《類聚》（中華書局影印南宋紹興刊本，清華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影印《唐代四大類書》收）、《初學記》（線裝書局二〇〇一年影印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南宋紹興十七年刊本）、《白帖》（一九三三年吳興張芹伯影印南宋紹興間明州刻本，清華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影印《唐代四大類書》收）、《事類賦》（《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宋紹興十六年刻本）、《御覽》（《四部叢刊》三編影印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帝室圖書寮京都東福寺東京巖崎氏靜嘉堂文庫藏宋刊本）、《類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抄本）、《樂府詩集》（文學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五年影印宋本、配元刊本或舊抄本）。

九、總集如《文選》、《樂府詩集》，以及類書、史書所收作品小序、解題類文字與《玉臺》各本迥不相侔者，多由其書性質相異所致，限於校記篇幅，此類文字概不出校。

一〇、由於總集、類書、史書所署作者和詩題均較率意，如《玉臺》卷九烏孫公主《悲歌》、《書鈔》兩處分別署作「主悲愁自作歌」及「細君歌」，限於校記篇幅，除值得注意者，如《怨詩》、《文選》作《怨歌行》之類，其他概不出校。另，本書底本作者題署大部分直署姓名，總集、類書則或署作者之名，或署作者之字、號，除名、字如「陸厥」與「陸韓卿」之類為人較陌生者，本書校記予以特別注出外，其他如「江淹」作「江文通」之類，概不注明；本書校記以「署名同」表示名同，「作者同」表示所署字、號與底本所署名吻合者。

總目

《光華文史文獻研究叢書》序

..... 章培恒 陳廣宏 (一)

玉臺新詠彙校序 章培恒 (一)

校勘凡例 (一)

刻玉臺新詠序 吳世忠 (一)

刻玉臺新詠序 方弘靜 (八)

玉臺新詠序 徐陵 (一四)

名家世序 (二五)

玉臺新詠彙校卷一 (四六)

玉臺新詠彙校卷二 (一三四)

玉臺新詠彙校卷三 (一七八)

玉臺新詠彙校卷四 (二七五)

玉臺新詠彙校卷五 (三八二)

玉臺新詠彙校卷六 (五一〇)

玉臺新詠彙校卷七 (六一二)

玉臺新詠彙校卷八 (七〇七)

玉臺新詠彙校卷九 (八三一)

玉臺新詠彙校卷十 (一〇二七)

玉臺新詠集後序 (一九五)

後記 吳冠文 (一九六)

篇名索引 (一)

刻玉臺新詠序

新安吳世忠撰

有陳東海徐陵以綺靡之材會風人之體。於製作。則列陰何。曄如斐如。鸞立江表。金石所流。望之有餘。綽而可喜。俾摘藻之。造偶以賈餘。遂仍失故。以是知陵其天縱。麗容精妙。無雙者也。陵才類傾城。又性好色。因以捧心自媚。巧笑殊工。攄懷吐實。於斯等切。雖閒放者肆其滑稽。剽雅者申其

上澤正變爽常愉怨各指槩得規之大道
不愧於風人核其微旨獨何畧焉管鍵潛
通此秘幸覩群籍具在釋而不刪後有作
者其不以我為迷乎直代非一人人非一
詠事不要撮音本雜懸菁蕪混塞復有可
說匪斷其禁齋族而理之亦難升于鼎俎
之場膾炙人口也則叅以師消之耳裁以
王爾之斤翰墨填委曷契予衷彙其尤者
播爲新詠義屬官禁片言而必錄事

妾累牘而不遺間。或以結襦膠漆。或以異
地參商。乖協千狀。淫則兩途而已。曰士曰
女。爽兮剛柔。亦有君臣。堂陞靡較。儻在善
鳴。舉入其選。履端炎漢。卒以齊梁。六百餘
年。文姬墨卿。弱婦哲夫。追琢之美。文繡不
如。輦聚于茲。煌煌乎充上乘矣。若夫柏梁
甘泉。少製芝房寶鼎之歌。被之津呂。塞耳
鏗鎗。與此殊科。姑未暇論。自陵漁獵滋博。
殆盡秋毫。考類居半。瑜瑾倍之。縱不純德。

比聘妙林陶冶之匠珍為藝模而中更樸
學繩之過當以為文動萬乘辯却三軍力
可排山氣能貫日斯人皆文武挺出茲有
剛腸者也而俄然心摧化為繞指歷九折
而不悔顧一笑而私憐出擁節旄入沈社
席何以聲明潤于金石功烈炳于丹青乎
柔從不覺浸以成俗士氣下衰王迹陵夷
稽之二南奚啻千里哉折衷先典異乎所
聞昔齊王好色孟軻厲之武公善譴衛國

頌焉。詩。賢譎諫。道通委巷。必欲操竿絕瑟。
庸得其平。且靈修美人。以嬋國君。宓妃佚
女。賢臣是譬。文固有托。視我靈均。此而莫
保。波爲作俑。下逮涂汙。寄遠辭隱。以端斑
女幽宮。志哀而婉。婦言尚爾。餘可輕之。總
其大都。婚媾之際。嗟嘆嬋媛。是不一致。故
每當座而情飛。或驅鋒而辭利。窮日以思。
繼若有餘。崇朝立就。咸謂警策。國風以懷。
春作劇。楚臣以東鄰自持。獲附娥眉。纔盡

薄技持以擅場。來自疇昔。屢致意而不厭。
連巨篇而爲短。苟親筆札。未之能釋。豈如
郊廟有幽鐘鼎質木。旣削繁文。安所潤色
者乎。陵之是編。備采宮商。好醜不掩。寧納
下流。將貽大匠。故置之席上。煥若奇珍。奏
之房中。聿興化國。方今五緯順軌。三事脩
文。乘運躍鱗。優游金馬。奏御且千。踵風宗
雅。將復古道。必先異書。而是編殘簡。甚訛
曾莫校讐。頃有方生敬明。挾策遠遊。購此

闕市。厥交梧埜鄭君，受以鋟布，廣之四方。
甫竣而生，已長逝，宵為異物。悲夫！鄭君又
沿陵以下，益之陳隋，披卷寓目，海不拘珠。
昔史記緝于少孫，班表終于大家。前事未
忘，君復匹之，非涂氏之子雲乎？載同聲而
何哉？嘉靖己亥十二月八日。

刻玉臺新詠序

新安方弘靜撰

夫詩緣情而作者也。情莫近乎妃匹之間，
故三百篇首關雎。寤寐窈窕，發乎情，止乎
禮義。是以知先王之澤風化之本也。及王
迹旣熄，鄭衛競鳴。詞人之作，恣乎麗艷，有
異是焉。廼若北方佳人，一顧傾國。邯鄲少
女，獨立無雙。浣紗溪邊，千人為之嘆息。采
桑道側，五馬以之踟躕。漢帝阿嬌，貯之黃